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唯我独尊

柳残阳

著

上



柳残阳

58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唯我独尊

上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石磊

封面设计:张雁

唯我独尊

柳残阳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24 印张 54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06-598-5/I·250

全套三册(上、中、下) 定价:26.80 元

内容提要

家门不幸，惨遭杀戮；
为报父仇，英雄出道；
真假难辨，历尽坎坷；
喜获秘籍，巧遇伉俪；
背叛师门，义士相助；
手刃仇敌，唯我独尊；
有情人终成眷属。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53)
第四章	(80)
第五章	(108)
第六章	(135)
第七章	(161)
第八章	(187)
第九章	(213)
第十章	(237)
第十一章	(262)
第十二章	(286)
第十三章	(311)
第十四章	(336)
第十五章	(361)

第十六章	(389)
第十七章	(417)
第十八章	(445)
第十九章	(473)
第二十章	(501)
第二十一章	(527)
第二十二章	(553)
第二十三章	(578)
第二十四章	(603)
第二十五章	(629)
第二十六章	(655)
第二十七章	(682)

第十章

韦英风与苏艾青好不容易找到大夫，把孟三娘的伤口包扎好，不至再恶化。

但是，孟三娘整个人却变得痴痴呆呆，不管问她什么，她只是瞪大了眼睛望着你，两眼无神，不言不语，不吃不喝！

已经过了好些天，韦英风不免有些心焦，不但问不出个什么出来，又不知怎么安顿她，光是急也没有用，总得想个办法。

苏艾青已经忘了孟三娘的恶迹劣行，看她死了丈夫，手臂又少了一只，心里狠替她难过，所以苏艾青总是默默的照顾她，一句怨言也没有。

一天又将过去了。

这是个黄昏，有着一股凄凉的意味。

他们暂时向民家，租个小阁楼，以便孟三娘养伤，可

避人耳目。

韦英风站在仅有的小窗下，愣愣的望着天际的一片片晚霞，心里有说不出助感触！

由侧面看过去，他有如一座雕刻的木像，一动不动，身形修长面结实，有种落漠的感觉，从头到脚，写满了忧郁！

苏艾青过意不去，慢慢的走近他，柔声安慰他，道：

“英风，孟大姐，她会好的，等她好了，我们马上去找……”

他没有转头，只是把手徐徐的举赵，阻止苏艾青再说下去。

他希望有片刻的安静，想想过去、现在的一些事。

藏心中的血债，无一日可忘，他即使不愿去想，又怎能感记？韦家上下五十余口，全遭了毒手，要不是秋伯伯以身相护，恐怕也没有今天的我。

仇恨！仇恨！仇恨——

而敌人一再各种卑劣的手段，企图要杀害他，难道仅力秘籍、紫留剑，以及《紫霞剑谱》吗？这三样真的值得如此劳师动众，残害无辜吗？

如果只是为了这三样，那么敌人太残酷，太没有人道了，他们都该死！

如果不是，而是另有原因，那又是什么原因？父亲既是人人称道的侠士，问题会出现在母亲的身上吗？母

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再做另一个假设，他们的确是为那三样东西，他们又另有其他原因，两种因素，使他们下了毒手，好像也不无可能。

他凝视灰沉的天空，心中付道：

“他们杀我，固然是为了三样东西，最主要的，恐怕是杀人灭口吧！”

说来也奇怪，每回有人前来要杀他时，提及这三样东西的时候并不多，大都只是证实他的身份罢了，由此推测，他们也不急于得到这三样东西啊！

那么，一定另有原因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残杀无辜，血债一定要血还，一个也不能放过！

他双手紧握着“紫霞刺”，双眉隐泛着无边的煞气，令人不禁有些心寒。

恍惚中，苏艾青又耐心的跟孟三娘说着话，字字飘入他的耳内……

苏艾青温柔地低声道：

“孟大娘，你不要难过，你告诉我们，谁杀了你丈夫，我们为你报仇！”

韦英风虽然没有转头去看，不过他可以想像到，孟三娘仍是那副不知所云的表情，他摇摇头，表示无奈！

又听苏艾青道：

“你见过英风的武功，他一定可以帮你报仇，他也可以保护你，你不要害怕。”

孟三娘，仍然没有一点声音。

韦英风怀疑孟三娘已跟段飞英一样，受了太大的刺激，已经发了狂，只是她大气不吭一声，叫人摸不着头绪，不知原由何在。

苏艾青又柔声道：

“孟大姐，你只要说话，随便说什么都好，我们带你去吃好吃的！”

三娘不是小孩，这招只怕没效。”

苏艾青继续对孟三娘说着话，他知道不会有结果，只得由她去，他也不想听了！

良久，复良久……

天空已完全暗了，有几颗早到的寒星，孤独的闪着微光。

他想：

“定在前面的，总是比较孤独寂寞！”

他深深的咬着下唇，努力使心湖平静下来，使背脊再挺起来。

他心中有些感慨，道：

“什么时候。我韦英风也变得如此多愁善感了，那太不像我，我要重新来过！

想想，他嘴角浮起了朵笑意！

他转过身来，见孟三娘已躺在床上睡着了，没有一丝痛苦挣扎。她的梦里有些什么？

苏艾青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或许不想打扰他，所以才悄声出去的。难得她有如此的细心和耐心，和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相处。

屋于里静得有些窒，不知苏艾青到哪儿去了，他也想出去走走。

伯吵醒孟三娘，他放轻脚步，悄声下楼来。

有一丝丝晚风，韦英风察觉有股破寒气，不由苏艾青多加衣服了没？

他随意走走，走出住处的小巷，来到一条较大的街道，此时，家家户户可能都在吃晚饭，点点温柔的灯光透出暖意。

此情此景，情何以堪？

匆匆走过，见没有苏艾青的影子，他不愿多逗留，以免门外围了不少人，切切私语，还来了几位公差在维持现场秩序。

韦英风吃了一惊，拨开人群，急急忙忙往阁楼上冲。

有一位公人拦住韦英风，没好气的喝道：

“你干什么，想捣乱？”

韦英风忙正色道：“不知这里出了什么事？”

另一个厉声道：“没你的事，快点滚开！”

韦英风懒得跟他多扯，准备硬冲上去，刚巧看到小

阁楼的主人，就是韦英风向他租房子的房东。

韦英风大步往前，问道：

“出了什么事？”

房东一看是韦英风，气急败坏的道：

“我以为你跑掉了呢！”

韦英风急道：

“到底什么事嘛？”

房东露出惊悸之色，道：

“里面那个砍了胳膊的女人，自杀了！”

韦英风面色一变，火箭似地往上冲。

有一位公人，在下面大叫道：

“你这个小子，回来，你干什么？造反？”

房东忙趋前，低声对公人打恭哈腰道：

“大人，那就是因我租房手的人，死的是他们一家人。”

那公人方才不叫，嘴里犹自嘀咕着。

韦英风才进门，谅听到苏艾青呜呜的哭声道：

“孟大姐，孟大姐……”

韦英风目光一扫，看见孟三娘直挺挺的躺着，脸上没有痛苦的神情。

屋子一切都没有改变，没有打斗挣扎的痕碴，刚才听房东说孟三娘是自杀，他大踏步向尸体走去。

有一位公人，抖抖手中铁链，厉声道：

“你是谁？还不快滚！”

韦英风一肚子火，问都不问，个个都要他滚，要不是看他们官差，真想给他们一顿打！

韦英风理也不理，直接走前，看了看孟三娘的死因，却没有外伤，不禁眉头紧锁！

苏艾青见韦英风进来，更是悲凄，投到他怀里，哭得悲悲切切的。

有位威猛的大汉过来，道：

“你跟死者什么关系？”

韦英风见他的模样，可能是位捕头，道：

“在下的一位远亲，这两天刚巧在路上碰上了，不知他怎么会寻短见。

那位捕头，向韦英风略一打量，道：

“正想请你赐告呢！”

韦英风一晒，先不回答，向苏艾青问道：

“怎么回事？”

苏艾青仍然哭哭啼啼，道：

“我到外面买些吃的回来，就发现孟大断了气，你又不见了，我又怕又急，只好请房东大哥能帮忙。”

说完，苏艾青又热泪盈眶，韦英风心里有数，向四周环视一遍，对捕头道：

“我这位远亲，可能因为久病不愈才寻死的，我们为她买副薄棺收敛她。”

捕头微微颌首，尸体既找不出伤痕，可见就车他杀之嫌，不如就此结案，沉声道：

“好，你们先去准备，我们再仔细检视看看。”

韦英风牵着苏艾青，拨开人群，忙往外走。

好不容易走出人丛，苏艾青那对泪意盈然的美目，一接触到韦英风，热泪又夺眶而出。

韦英风淡淡的道：

“不要难过，死，对她或许是种解脱！”

苏艾青呜咽着道：

“孟大姐为什么要寻短见？”

韦英风冷冷一哼，讥道：“她是被人杀死的！”

苏艾青失声惊道：“她是被谁杀的？”

韦英风生冷的一笑，道：

“现在不知道，终有一天，我会知道的。”

苏艾青微微一怔，又焦急的问道：

“怎么不见外伤呢！”

韦英风若有所思的微微迟疑了中下，脚步亦不由停了下来。

苏艾青又问道：

“怎么啦！”

韦英风一边大步行走，边道：

“很可能被点了，死穴”，先不管这些，我一定会查个小落石出。”

他们在镇上，找到一家棺木店，韦英风拿了点头够的银子，说明地点，要掌柜的把棺木立即送过去。

他们马上离开，往镇外行走。

“怎么？生气了？”

苏艾青目蕴泪光，面色紧板，颤声道：

“你不管孟大姐的后事，擅自离开，未免太无情了。”

韦英风双目微微一睁，笑道：

“你忘了，她曾经要杀我们呢！”

苏艾青心中一凛，冷冷道：

“她又没有真的杀我们，而且她现在变得那个样子，你这人怎么还记恨？”

韦英风暗付道：

“小青真是宽宏大量，一点都不记恨孟三娘，太难得了！”

“哼！男子汉肚量真小，”

韦英风慢条斯理的道：

苏艾青原来愤懑的表情稍解，道：

“可是……”

韦英风用力握住她的手，柔声道：

“放心！自然有会为她辨理丧事的，我们最重的是找出凶手，为她报仇。

苏艾青点点头，轻柔的道：

“咽！我们到哪儿去找呢？”

韦英风缓缓抬起头来，沉声道：

“那人必然已经离开这里了，不管天涯海角，我都不会放过他！”

苏艾青方才破涕为笑！

两人手牵手，放慢脚步，像是夜间外出漫步的情侣。

他们就这么走着，可能不打算找处所歇脚了，空气中有一种清凉的气味，精神为之一爽。

片刻间——

有一阵兵刃碰撞的声音，夹杂着人声的吆喝，隐隐约约。

韦英风拉住苏艾青，沉声道：

“前面有打杀的声音。”

苏艾青竖起耳朵，用心一听，道：

“没有啊！”

韦英风不回答，沉吟了一阵，道：

“如果有另外的路，我们就别过去了！”

说话间，打杀吆喝的声音更大了。

韦英风神情一凛，道：

“后面又有马路的声音？”

果然，后路响起滴达的马蹄声。

苏艾青正待开口，韦英风急忙阻止她。

两匹马自他们身旁经过，马上骑士，是两个神奇凶猛的黑衣大汉。

他们将马行速度缓了下来，向韦英风、苏艾育两人上下打量。

忽地，靠近韦英风的一人沉声问道：

“两位朋友，在附近可留听到什么？”

韦英风淡淡的道：

“夜深路遥，在下忙着赶路，没注意有什么，不知阁下指的是……。”

另一位脾气似较刚烈，厉声道：

“大爷跟你讲话，怎么要死不活的！”

韦英风神色大变，沉默的道：

“抱歉得紧，在下天生这副德性！”

两名黑衣大汉闻言，俱是一怔，原先开口的那位，又道：

“朋友，何必找梁子结呢？”

韦英风双目怒睁，笑道：

“阁下真会说笑，你们不找我，难道还是在下主动找你们？”

脾气较烈的一位，失声叫道：

“小子，你大概不认识‘三星会’的人吧！”

韦英风此时方仔细一看，两人胸前皆有三颗星标志，淡然道：

“在下初出江湖，多有未识，请多海涵！”

两人非常得意，一人又道：